<<蹉跎岁月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蹉跎岁月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0648216

10位ISBN编号：7530648217

出版时间：2008-3

出版时间：百花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叶辛

页数：417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蹉跎岁月>>

内容概要

这是一部通过对知识青年生活和爱情的描写，竭力鞭挞反动血统论的小说。

故事发生在1970到1976年间。

这个时期，我国的政治风云多变，每个人的命运都象一只在疾风暴雨中飘荡的小船，忽沉忽浮，不知驶向何方。

就在这个历史背景下，出身不好的知青柯碧舟不顾生活的磨难和重重政治压力，仍然坚定执着，于逆境中进击，为他插队落户的山区人民发掘资源，建立了小水电站。

感于他的品格和处境，军干家庭出身的女知青杜见春，对他产生了连恤和同情。

但反动的血统论给杜见春的心灵布下了鸿沟，使她在柯碧舟纯洁爱情的追求之前怯了步；不久，杜见春的父亲被打成“走资派”，面对政治地位的急剧变化，杜见春的灵魂经受了一场严酷的洗礼。

在她父亲被平反后，她才执着地爱上了柯碧舟。

小说通过这个故事的主线，充分展示了不同类型、不同出身青年的恋爱和生活态度，从而刻划了这些青年的不同理想和追求，活画出了那个年代一幅幅活生生的政治风俗画。

青年时期总要各自探索自己的路，青年男女相处一起也总要产生爱情的。

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之路？

究竟以什么确立为爱情的标准？

这本书是会给人以启迪的。

近30年来，《蹉跎岁月》这本书一印再印，已经有过十几个版本，印刷过几十个版次。

成为难能可贵的畅销的畅销书。

“蹉跎岁月”四个字，也已成为人们对那个特定年代知青们遭遇的代名词。

<<蹉跎岁月>>

作者简介

叶辛，（1949-），1969年赴贵州山乡插队10年，后在贵州省作协工作近11年，其间担任省作协副主席、《山花》杂志主编。

1990年回到上海。

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、上海作协副主席、上海市文联副主席、上海市人大常委、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、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。

1977年发表处女作《高高的苗岭》。

著有长篇小说《蹉跎岁月》、《家教》、《孽债》、《三年五载》、《华都》、《缠溪之恋》等。

另有“叶辛代表作系列”3卷本；《当代名家精品》6卷本；《叶辛文集》10卷本；《叶辛知青作品总集》7卷本；“叶辛新世纪文萃”3卷本等。

短篇小说《塌方》获国际青年优秀作品一等奖；长篇小说《孽债》获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；由本人根据长篇小说《蹉跎岁月》、《家教》、《孽债》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分别荣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。

<<蹉跎岁月>>

书籍目录

总序：永在流动的青春河蹉跎岁月后记一后记二：关于《蹉跎岁月》答读者问后记三：写作《蹉跎岁月》的日子后记四：二十年的蹉跎村

<<蹉跎岁月>>

章节摘录

一 柯碧舟和杜见春是在极其偶然的认识的情况下认识的。

那是一九七 年的夏天。

一个星期日，上海知识青年集体户所有的同学都赶场去了，柯碧舟一个人在家。

好不容易有个安静的时候，柯碧舟抓紧时间，在两个箱子叠放起来的“桌”面上，摊开几张纸，写短篇小说《天天如此》。

这故事他构思了好久，主人翁又是他最熟悉的一个同学，早就想抽时间写了，可总是没有机会。

平常，集体户里很少有个安静的时候，出工回来，有人洗衣服，有人闲聊天，有人哼歌曲，也有人“法拉米、法拉米”地拉二胡，根本别想有个清静。

即使逢到赶场天，也是有些人去赶场，有些人留在茅屋里，抽烟、打牌、喝酒，闹得不亦乐乎。

今天不知怎么搞的，知青们象约好了似的，吃过早饭，换上干净衣裤，统统赶场去了，柯碧舟求之不得，待他们一走，就奋笔疾书。

在飞蝉涨潮般的鸣唱声中，柯碧舟仿佛又见到了自己的老同学谢楠康，他分配在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工作，日复一日，过的是“天天如此”的生活，枯燥、乏味、静如死水。

他想改变这种生活，却总是克服不了自己的弱点，自己替自己感到害臊，自己原谅自己，于是他习惯了这样的生活，并且常常寻找理由自己安慰自己。

叽喳啾啾的鸟雀声听不见了，涨潮般的蝉鸣停止了，柯碧舟都没知觉，他沉浸在学习创作的喜悦之中，忘记了自身的一切，他的头发足有半寸多长，早该理了，却没想到该去理一理；他赤脚踏在泥地上，脱下的布鞋浸在脚盆里，没想到去洗一洗。

身上打了好几个补丁的沾满泥巴点子的衣裤，本来计划今天脱下洗干净。

也给他忘了。

只在厚厚的干打垒泥墙上开了一个窗子的茅屋早已黯淡下来，屋内的光线淡薄到仅能辨别白纸上的字迹，他却没有知觉。

原来，早晨还是晴朗的，此刻，大雨已经下了近半个小时了，雨点子打在集体户外的包谷叶上，“达达”直响，柯碧舟竟然都没有听见。

直到赛外的山峰颠上掀起一道刺目的火闪，跟着一个惊天动地的急雷“轰隆隆”打响，柯碧舟才被吓得抬起头来，向小窗外望去。

嵌在厚泥墙的玻璃窗上，几小股雨水歪歪扭扭淌下来；近处的山坡上，鞭笆杆、丝茅草、笆茅草都被风雨摇曳着、撕扯着，向一边歪倒过去。

赛外的田坝里，密织的雨网象笼起了雾。

集体户外的屋檐下，屋檐水哗哗地淌到檐沟里去。

嘈杂的雨声和流水声太喧闹。

柯碧舟的文思被打断了。

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，揉揉有点发的眼睛，习惯地抬起头来，望着黄泥巴墙上贴着的一张白纸，白纸上，用毛笔蘸了红墨水写着两行遒劲有力的字：“不要气馁，总是干；但也不可自满，仍旧总是用功。”

这两句话，显然是他的座右铭，柯碧舟吸了一口气，正想再埋下头去，耳朵里又听到几下“笃落笃落”的轻响，他立刻又直起腰杆，警觉地望着茅草铺的屋顶。

插队落户一年半了，每当下雨时，都是知识青年们焦躁不安的时分，尤其是暗流山区这一带，已经两个多月未下雨了，突然乍一下大雨，茅屋顶非漏不可，果然，他凝神一听，好几个知青帐顶铺的塑料布上。

都滴滴答答地响起了漏雨声。

柯碧舟站起身来，仔细查看着，有没有水流如注的现象，还好，春上茅屋顶重新翻了一下，雨漏得不像去年那么厉害了，柯碧舟又担忧起围绕茅屋挖的檐沟来了，好久没下雨，檐沟里的枯枝、杂物没细细掏过，水是否被堵塞了，一堵住，水漫上来，浸透泥墙，可要倒塌的呀，他屏息听着那“哗啦啦”的流水声，默默地点点头，心里说，听声气檐沟还是畅通的。

<<蹉跎岁月>>

正在柯碧舟侧耳细听的时候，集体户外传来脚踏泥泞的“啪啦啪啦”的声音，柯碧舟原来以为那是过路人，并没在意，可没料到，脚步声响到集体户大门口屋檐下来了，还能听到“呼哧呼哧”的喘气声。

也许是同户的“快脚”赤道城回来了。

柯碧舟暗忖着，等待大门被推开的声音。

但大门并没动，很显然，不是苏道诚回来了，门外站着的，是个雨天时碰到的躲雨人。

想到集体户的屋檐很窄，躲不住这么大的风雨，柯碧舟决定去给躲雨人开门，让他进屋来坐一坐。

柯碧舟从男生寝室走到灶屋里，正要去开门，“嘭”一声，门被推开了。

柯碧舟吃了一惊，定睛望去，更使他瞠目结舌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门口站着一个个儿高高、体形硕长、虎虎有生气的姑娘，她浑身上下全被雨水打湿了，乌黑的头发水淋淋地闪着光，淡蓝色的府绸衬衣，紧贴着微微隆起的胸脯，一条草绿色的裙子，直往下滴水，黑色的打扣布鞋和白色的尼龙丝袜，沾满了泥浆点子，湿漉漉地巴在脚上。

姑娘也在打量着屋里的青年：两、三个月没理过头发，一张清瘦黑红的脸，忧郁沉闷。

略微望眼窝深处陷去的眼睛，沉思般地瞅着人。

他中高个子，生就一副痴呆相，穿一身脏得姑娘们不能理解的补巴儿衣服，光脚板站在泥巴上，一般来说，五官端正的小伙子都很引人注目，可眼前这个，不但不叫人注目，倒有写怕人。

“为什么不叫我进屋”姑娘开口了，他的声音清亮悦耳得惊人，柯碧舟感到，集体户的两个女知青，没有一个人的嗓门会像他那样好听，哪怕是一心指望自己当个女高音歌唱家的华雯雯，也不能同她相比。

姑娘的语气咄咄逼人，叫柯碧舟不知如何应付了，他呐呐地说：“你进屋坐吧，我正想来开门呢，”他的声音暗哑低沉，使得姑娘费劲地眨了眨眼睛，才听明白，他清朗朗地一笑，一边信步走进灶屋，一边说：“我心里是在纳闷呀，看看门，没上锁，屋里好象是有人的，可仄耳听听，奇怪，一点儿声响都没有，你一个人倒真闷得住，还有其他人吗？”

柯碧舟摇摇头。

他这会儿听清楚了，姑娘的嗓音恰像金属弹子丢进玻璃杯时响起的声音一样，很动听。

姑娘走到屋中央，随手拉过一条板凳坐下，仰着脸问“有火吗？”

你们是烧煤还是烧柴？”

“煮饭是烧煤。”

柯碧舟有点醒悟地答着，望了望她湿透了的衣裙，说：“我给你拿柴，烧堆或，你烤烤！”

说着，他转身去墙角拢干柴。

一忽儿工夫，柯碧舟在灶屋中央冬天烤火的灰坑里烧起了一堆火，他烧的火很相宜，不大不小的火焰，红亮亮地燃起来，枯枝干柴，堆得象座小巧的宝塔。

姑娘眨巴着眼睛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，脸上显出股好奇的神色。

看到火烧起来，她愉快地坐在火坑旁，双手扯扯府绸衬衣，随而撩起裙子，拿平了烤着。

柯碧舟陪她坐在火坑两尺远的地方，暗暗打量着她。

这姑娘眉毛不长，淡淡的一个小弧圈，眉毛下一对流光异彩的眼睛，瞅着什么的时候异常专注凝神，有一股逼人的气势，但并不让人觉得犀利。

鼻梁笔挺，嘴唇微厚，抿着嘴儿的时候，略略鼓起来。

她显得健康，壮实，蓬勃而有生气，红彤彤的脸膛，总是带着点儿笑意，尤其显著的，是她这么微笑时候，右边嘴角总是透出一缕带有讽刺意味的笑纹。

她那结实浑圆的双肩，看得出很有力气。

烤着裙子的时候，她不时地抬起眼皮瞥柯碧舟一眼。

柯碧舟忽然想到，自己这样偷偷打量她是很不礼貌的，于是便垂下眼敛，每当这时候，他消瘦的脸上便呈现出一股悒闷、惆怅的神情，好象阴云遮住了他的脸膛一样。

烤着火，姑娘翻起眼，瞅了他几下，立刻发现了对方滞晦的脸色，她掀动了一下裙子，望着柯碧舟问：“你在生病吗？”

“没有” “那你怎么心事重重的？”

<<蹉跎岁月>>

” 柯碧舟苦笑了一下，不答话。

灶屋的门大开着，豆大的雨点击打在茅屋外的泥地上，溅起泥沫水珠，打湿了两块梓木门板，滂沱大雨仍在继续下着。

裙子先烤干了，姑娘问：“你有扇子吗？”

” “有。”

” 柯碧舟去自己床头拿了把黑色的折扇递给她，姑娘打开折扇，瞅了一眼，笑道：“嗨，你叫柯碧舟，好怪的名字，我叫杜见春，你听说过吗？”

” “没有” 杜见春煽着脸，有问：“你们集体户有几个知青？”

” “六个” “几个姑娘？”

” “两个。”

” “两个姑娘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” “唐惠娟和华雯雯。”

” “嗨，你这个人真叫怪，象个算盘珠珠，拨一拨，动一动，我问一句，你答一句。

不能多讲点情况吗？”

” 柯碧舟摊开一只手，“讲什么？”

” “你们四个南知青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” “我一个，还有一个叫苏道诚，高干子弟；另一个叫王连发，高级职员出身，第四个叫……叫肖永川……” “那个小偷？”

” 柯碧舟紧紧地闭了一下嘴，点了点头。

“你这个人真有点叫我发笑，说那些男生的时候，为什么都要报家庭出身呢？”

” 杜见春“啪嗒啪嗒”用劲地打着扇子，爽朗地笑着“哈哈，我又不是来搞运动的，要排左、中、右划分阶级阵线。”

” 柯碧舟的眉梢耸动了一升秒，闭紧了嘴，不吭气儿。

杜见春察觉到柯碧舟不悦的脸色，不露声色的岔开话题道：“告诉我，你们六个知青出工勤快吗？”

队里对你们的印象好不好？

去年每个劳动日值好多钱？

知青青年能够自给自足吗？

业余时间你们干些什么？”

” 面对杜见春连珠炮似地提出的一串问题，柯碧舟邹着眉头，右手一个一个顺序拨着左手的手指，一一简短地回答：“我们都出工，其他人勤快不勤快我不知道，我是天天出工的，除非生病，队里除了对肖永川有点嫌恶，对其他人似乎都好，去年每个工作日摊到六角，天天劳动，勉强能自给自足。”

业余时间各感各的事。

” 杜见春亮闪闪的目光入神的盯着柯碧舟，仔细听着，见他答完，她又不客气地笑着说：“你真自私，别人勤快不勤快你会不知道？”

住在一幢茅屋里嘛，业余时间各干各的，都干些啥呢？”

” “串门的，拍马屁的，拉二胡的，抽烟的，翻书的。”

啥都有。”

” “你呢，干些什么？”

” 杜见春的双眸毫不放松地望着他，望着柯碧舟都有些慌神。

他回避着他那灼人的眸子，讷讷地说：“我么，我不干啥……” “撒谎，星期天你不去赶场，躲在屋里肯定有事。”

” 杜见春尖锐地说：“说，你干些什么？”

” “我……我在学习写点东西。”

不知怎么搞的，在她审讯拌的逼问下，柯碧舟不得不照实说话，可话一出口，他的脸就不好意思的红了。

<<蹉跎岁月>>

杜见春两条淡淡的眉毛闪动了一下：“写些什么东西？”

“小说” “真的吗？”

杜见春大感兴趣地扬起双眉，“你倒是真有毅力，写的是什么小说，能给我看看吗？”

柯碧舟的脸胀得绯红绯红，为了掩饰自己的忐忑不安，他伸手拿过几根干柴，支支吾吾的说：

“不能给人看，也不能给你看，我也根本……根本没有写完……加几根干柴，你在烤烤……”

“不用加了。”

杜见春收起折扇，友善地说：“看，我的衣裙都干了，这一小点火，烤烤鞋袜足够了。”

柯碧舟忙乱地收起柴，仰起脸来，正望到杜见春那双灼灼撩人的眼睛。

他显得坦率，自如，头一次走进集体户，竟好象在自己家里一样，同柯碧舟讲话，也仿佛是相识多年的同学，直爽得惊人。

火光的一闪一亮中，她的双颊上喷着两朵红云，光滑红润的额头上，沁着几颗晶莹的汗珠。

柯碧舟移开目光，若有所思地望着屋角落，那儿置放着一只大木桶，一对水桶，这是集体户的公共用具，他站起身，走进男生寝室，打开木箱找出一条崭新的蓝白条毛巾，拿出脸盆，舀了点水说：

“你洗个脸吧！”

杜见春嫣然一笑，显然含有感激的意思，说：“谢谢。”

你还没有请我喝茶呢。

说着，她舔了舔嘴唇。

柯碧舟抬头细瞅，这时才发现她微厚的嘴唇有点干燥，嘴角边那缕颇具讽刺味的笑纹，那么明显的翘起来。

他急忙低下头又去屋里拿出一只搪瓷白茶缸，倒了一杯开水，递给使劲洗脸的杜见春说：“我没茶叶，你喝白开水吧！”

杜见春嘴角一翘，笑吟吟地直点头：“白开水也很好，谢谢，谢谢！”

倒了洗脸水，杜见春端起茶缸“咕咚咕咚”喝了两大口，粗粗地喘了口气，她显然很渴了，见柯碧舟凝神望着她，她抹抹嘴角，吁了一口气说：“这水真甜”柯碧舟自她进屋后第一次微微笑了。

杜见春发现，脸貌粗看有些吓人的柯碧舟微笑的时候，非常动人，她探究拌地看着他，用劝解的口吻说：“有空该洗洗衣服，理个发，。”

你们男生，都是懒鬼。

柯碧舟的脸红到脖子根，不好意思地垂下了头，奇怪的是，被她当面揭了短，他并不恼。

相反还诚挚地点了点头。

一阵风吹过，雨显得小多了，雨点子不象刚才那样“达达达”击着地面直响了。

屋檐水也减弱了“哗哗”直流的势头，柯碧舟估摸着，时间近黄昏了，他转身向大门外望了望，生怕五个去赶场的知青此刻回到集体户来，看到他和一个姑娘相对坐着，那多尴尬啊，他盼着雨快点停，烤干了衣服的杜见春也该走了。

可杜见春并没想到走，她带着一中年轻姑娘的关切，向前凑凑问：“告诉我，你是怎么下乡的？”

“我？”

柯碧舟怔了一怔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你、你是要我讲假话，还是真话？”

“当然是真话罗！”

杜见春语气中带着绝大的惊异说：“莫非人还愿听假话？”

柯碧舟有些局促不安，他机械地咬了咬牙，声音呆滞干涩地说：“我是没办法才下乡的……”

“什么什么？”

杜见春惊叫起来，锐声呼叫着打断了他的话头：“你不是自觉地上山下乡干革命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来的？”

啊，你这人真落后，真落后！”

柯碧舟被这两句话刺痛了心，他闭了闭眼睛，微点着头承认道：“是的，我是落后，我是落后。”

<<蹉跎岁月>>

” 杜见春惊愕地瞪大了一对闪烁发光的眼睛，直楞楞地盯着柯碧舟，仿佛一眼要看到他心理去，柯碧舟毫不遮掩的回答，显然使得她犯疑了，她放缓了口气，岔开话题说：“我是积极主动地要求下乡来的。

你想想，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风起云涌，如海的红旗，欢送的人流，充满期待的笑脸，改造世界，建设祖国的崇高职责，一代革命青年，能无动于衷吗？

能站在时代的潮流之外吗？

不能，绝对不能，我们一定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革命，沾一身油污，滚一身泥巴，用劳动的汗水改造世界观，做新时代的开拓者。

把我们年轻的生命这一滴水珠，汇入时代的洪流，所以，尽管我完全有条件留城，我还是到山寨来查队落户了。

” 杜见春满以为自己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话能打动柯碧舟的新，哪知道柯碧舟半闭着眼睛，在她说话的时候，接连转身向门外望了两次。

杜见春被他这种轻蔑的态度激怒了，她把茶缸往板凳上重重地一搁，“呼|”地一下站起来，说：“谢谢，我走了。

” 柯碧舟这才把眼睛睁大，赞同地说：“雨已经停了。

”

<<蹉跎岁月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愿叶辛在同行和读者面前，永远保持“谜”一样的状态。

——蒋子龙 有人说，知青是最幸运的一代，因为知青的经历是罕见的，荒谬的，以后再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。

而正是偏远山村的乡愁，密密的树林、连绵的雨季和日复一日的繁重农活，给了知青们理想、意志、道德、良知的熏陶，让他们理解了社会，让他们有一颗正直善良的心和别致的底蕴。

那是泥土带给他们的。

——云南知青 知青岁月是一代人的阵痛，当总有人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忆那些日子，当总有人在反思人生时掉下热泪。

那么，逝去的年代总还有值得珍惜的东西。

——福建知青 一代人的青春，是知青们用汗水和眼泪、苦涩和艰辛、希望和憧憬，在蹉跎岁月里书写的。

——叶辛

<<蹉跎岁月>>

编辑推荐

近30年来,《蹉跎岁月》这《蹉跎岁月》一印再印,已经有过十几个版本,印刷过几十个版次。成为难能可贵的畅销的畅销书。

青年时期总要各自探索自己的路,青年男女相处一起也总要产生爱情的。

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之路?

究竟以什么确立为爱情的标准?

这《蹉跎岁月》是会给人以启迪的。

“蹉跎岁月”四个字,也已成为人们对那个特定年代知青们遭遇的代名词。

一代人的青春,是知青们用汗水和眼泪、苦涩和艰辛、希望和憧憬,在蹉跎岁月里书写的。

<<蹉跎岁月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